廿載繁華夢

第七十七丁未九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刻必究

套定價銀九毫正）

作者禺山黃小配

行者廣東時事畫報

刷者廣 編譯公司 澄天閣

寄售處各書坊

廿載繁華夢序

滄桑大陸。依稀留刼外之棋。混沌衆生。彷彿入邯鄲之道。香迷蝴蝶。痴夢難醒。悟到木犀。覊魂已散。看幾許英雄兒女。滾滾風塵。都付與衰草夕陽。茫茫今古。此金聖嘆所謂大地夢國、古今夢影、榮樂夢事、衆生夢魂者也。然沈醉仙鄉。陳希夷千年睡足。迷離枯冢。丁令威今日歸來。人間爲短命之花。桃開千歲。天上是長生之樹。曇現刹那。從未有衣冠王謝。轉瞬都非。宮闕郵亭。當場即幻。就令平波往復。天道自有循環。無如世路崎嶇。人心日形其叵測。雖水蓮泡影。達觀久付虛空。然飛絮沾濡。識者能無感喟。此廿載繁華夢之所由作也。黃君小配挾子胥吹簫之技。具太冲作賦之才。每拔劍以唾壺。因人抱忿。或廢書而隕涕。爲古擔憂。自昔墨客詞人。慷慨每徵于歌咏。憂時志士。感憤即寄於文章。況往事未陳。情焉能已。伊人宛在。末如之何。對三秋蕭瑟之悲。紀廿載繁華之夢。蓋以宋豔班香。賞雅而弗能賞俗。南華東野。信耳而未必信心。於是拾一代之蝸聞。作千秋之龜鑑。或寫庸夫俗子。彈指而佩玉帶金魚。或叙約素横波。轉眼而作囚奴寵婢。長樂院之珠簾畫棟。回首何堪。未央宮之綠鬢朱顏。傷心莫問。烏衣舊巷。燕去堂空。白鷺荒洲。魚潛水靜。今日

重經故壘。能不感慨繫之乎。更有根駢蘭艾。薰蕕之氣味雖殊。誼屬葭莩。瓜蔓之災殃亦到。休計寃銜於圉馬。已連禍及乎池魚。可憐宦海風潮。鯨鯢未息。試看官場攫噬。鷹虎弗如。嗟乎嗟乎。廿年幻夢。如此收場。萬里故鄉。罔知所適。若論禍福。塞翁之馬難知。語到死生。莊子之龜未卜。嘆浮生其若夢。爲歡幾何。撫結局以如斯。前塵已矣。二十載繁華往事。付與茶餘酒後之談。數千言錦繡文章。都是水月鏡花之影。

丁未重陽後十日華亭過客學呂謹序

二十載繁華夢序

吾粵溯殷富者。道咸間曰盧。曰潘。曰葉。其豪奢喧赫勿具論。但論潘氏。有海山仙館叢書。及所摹刻古帖。識者寶之。葉氏風滿樓帖。亦爲士林所珍貴。盧氏於搜羅文獻。寂無所聞。顧嘗刻鑑史提綱。便于初學。文錦親爲作序。則盧氏殆亦知尊儒重學者。雖皆不免于獵名乎。其文采風流。亦足尚矣。越近時有所謂南海周氏者。以海關庫書起其家。初寓粵城東橫街門戶。乍恢宏意氣驕侈。而周實不通翰墨。通人亦不樂與之相接。近彼所居固去萬壽宮弗遠也。周以此意示某。囑爲撰門聯。某乃愚弄之。其詞曰宮闕近蠵頭。是以周之室比諸王宮也。且句法實不可解。而周遽爛然雕刻懸諸門。首越數日。某友曉之曰此聯豈惟欠通。且欲控君僭擬　宮闕。而勒索多金也。周乃怵然懼。命家人立斫之以爲薪。然人多寓目矣。以周比潘盧葉。則潘盧葉近文而周鄙野也。東橫街家屋被燼後遷寓西關寶華正中約。該屋本郭氏物。而順德黎氏折數屋以成一大屋。黎以宦閩也。售諸周氏。周又稍擴充之。雖闊八間。遇然平板無曲折。入其門一覽可盡。且深不逾十二丈。以視潘盧葉。又何如也。河南安海所謂伍榜三大屋者。卽盧氏故址。近年來雖折爲通衢。顧改建

序

二三間過之屋。彌望皆是。則其地之恢廣殆可知。潘氏除宅子不計。海山仙館寬逾數畝。老圃猶能道及。葉氏宅與祠連。有葉家祠之稱。第十甫而外。自十六甫以至旋源橋下。皆葉氏故址也。是以房室一端而論。又潘盧葉廣而周隘矣。嗚呼。周之繁華。豈吾粵之巨擘哉。但以官論。則周差勝。蓋潘得簡運司。以爲殊榮。而盧葉則不過部郎而已。未若周之由四品京堂而三品京堂也。雖然。其爲南柯一夢。則彼此皆同。潘以欠餉被查抄。盧葉亦日就零落。甚至棄其木主于社壇。放而不祀。迄今故老道其遺事。有不欷歔感喟。歎人生若夢爲歡幾何者乎。彼周氏者。旋放　欽差大臣。旋被參籍沒。引富人覆沒之歷史。又有不以潘盧葉爲比例者乎。顧潘盧所享。約計各有五十年。潘盧則及身而敗。與周相同。葉則及其子孫。繁華乃消歇。與周小異。而計享用之久暫。則周甚暫。而潘盧葉差久。蓋彰然明矣。此所以適成其爲二十載繁華夢。而作書者於以有詞也。曩有伍氏者。亦以富稱。然持以與周較。則文采宮室。皆視周爲勝。享用亦稍久。至今衰零者雖過半。而園囿尚有存者。惟伍氏官爵。不逾布政司銜。遜於周之京卿。顧今尚可以此傲庸人也。則勝於周之參革矣。嗟夫。地球一夢境耳。人類胥傀儡耳。何有於中國。何有於中國廣東之潘盧伍葉及周。

氏。然夢中說夢。亦人所樂聞。其有於酒後。或作英雄夢。或作兒女夢。或作人世間必無是事。之夢。而夢境纔醒之際。執此卷向昏燈讀之。當有悲喜交集。而歌哭無端者。

光緒丁未中秋節曼殊菴主敍

序

番禺黃子小配。撰小說廿載繁華夢一書。分章刊諸廣州時事畫報。已兩易寒暑。排編四十回而全書成。以序囑應鈎。爲之鈎不敢辭也。且鈎竊有觸於懷而不能不宣諸口者。曰是書也。其知道乎。鈎不可以無言也。鈎幼讀孔氏書。至富貴浮雲一語。則喟然曰。此儒家矯飾論矣。當富貴時。噓辨其義與不義也。則並孔氏而亦疑之。稍長涉獵乎諸史諸子。而上下其事實與理論。則稍稍驚。生前華屋。零落山邱。悲夫。古今人一轍也。逐逐者不悟當其富貴時。以不可一日之概。誇耀流輩。其尤可嗤者。席祖若父之餘蔭。施施紈袴以爲榮。不十年間。而虛憍以僵矣。甯待廿載乎哉。甯待廿載乎哉。雖然周氏以一窶人子而繁華廿載。雖一夢也。亦足以豪。且古今來帝王卿相。煙雲過眼者。何可勝道。甯獨一周氏。桑田滄海。變局萬狀。後之視今。將不止如今之視昔。萬古一夢。當作如是觀也。若是則鈎何暇哀周氏。更何暇哀不如周氏之紈袴兒。然此則腐遷所云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者也。悲夫。鈎尤懼知者之少而達人一笑之論之見嗤於俗人也。則鈎達矣。是爲序。

丁未秋順德賴應鈎

序

弁言

自詩亡而春秋作口誅筆伐而褒貶之權行焉顧聖人雖無其位而有其德則能知其故而行其褒貶此春秋所由作也吾人既無其位又無其德而有其責任則能究其原而盡其責任此公論所由出也是故詩書禮易聖人之書也金聖歎曰易者導之使爲善者也禮者防之使爲惡者也書者縱以盡人情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是一篇之中皆有深意焉然而教道德別善惡聖人之深意也衡世故鑒人情吾人之深意也世風既變書說貴賤亦異其趨虛而求諸理何如實而徵諸事渺冥而苦諸索何如活潑而快諸談施耐庵羅貫中王鳳洲曹雪芹之倫有其責任由是知其故究其原徵諸事快諸談因之以爲說部與東西洋諸小說大家競長爭雄騁材鬥學此聖賢志而豪傑事也乘其風氣之所趨完其責任之所在本仲尼有其德知其故之意成子長綜羣書衷聖籍之實敎世諷世其揆一耳吾人觀人感事氣能忍心能耐筆不能曲則以無事不可成書無人不能立傳紀其人書其事質諸古人問諸當世贈諸後人使慕善懲惡趨智避愚則亦聖賢志而豪傑事也彼夫紈袴子之縱慾敗度養其禍而蒙其羞用取敗亡宜矣周氏式微孤裔

耳甘苦固亦備嘗驟退貧賤而進富貴寧不知所以自持顧亦自得自失敗不旋踵吾知必有縱慾敗度使之養其禍而蒙其羞者周氏乃得而身受也嗟乎高明鬼瞰稍一弗兢火將及睫況不讀書不知禮國家觀念彼弗聞社會公益彼弗知隨縱慾敗度以爲終始如周氏者哉君子曰是可以爲世鏡也吾乃究其原盡其責任徵諸事快諸談紀其人書其事以爲是書凡十五萬言以告後世其有慕善儆惡趨智避愚奉以爲家族師者固吾生無涯之希望而知我罪我之故其亦以此乎時中歷丁未九月世界之個人禺山黃小配序於香江寓樓。

凡例

凡作書不可無主腦是書主腦全在警醒驕奢淫佚而悖入悖出之因果寓焉讀者不可不留意

是書以牝鷄司晨爲家之索二語爲全書脈絡蓋女權不可無而家庭教育之不講徒事野蠻雌威此風誠不可長也

是書凡四十回每回必有深意即一夫一妻爲歐美文明制度而中國富室每以一人而妻妾充斥下陳最爲野蠻陋習是書雖未明言此理而以此風世之意寓然觀結處知之矣蓋周氏末路妻妾互擁多資祇圖私囊自顧蓋唯多妻而妻妾乃無專一之感情也

凡尋常著書每多斷語唯是書則不然全作敘事體而不斷之斷已寓於其間

凡尋常著書除歷史的演義外多說報應唯此書却不從此着想然不報應之報應每在其間蓋胎息石頭記來也

凡作書忌斷續處故鬥筍甚難此書以馬氏爲主以周庸祐爲副而其餘皆賓也故每事

轉折皆從馬氏爲貫輸所以全無斧鑿之痕亦無斷續之迹

凡作書者須先有全局在胸方能下筆若見事寫事則必至散漫無紀是書殆胸中先有全局在先者於何見之於是傳成到港時對李德觀語見之

是書有大落脈處其起結是也叙周庸祐以負担訪親爲一起以再走暹羅爲一結叙鄧娘以劉婆說媒爲一起以鄧儀卿謝絕周府爲一結叙馬氏以子良嫁妹爲一起以馬氏責夫在暹羅買妓爲一結叙馬氏之妒妾也以香屏入門爲一起以庸祐回港籌欵不予爲一結叙馬氏之於兒女也以忌伍娘生子爲一起以不令長子中舉爲一結以限制婚娶之期又爲一結叙朋友之於周家也以十二結友爲一起以查抄時無人過問爲一結叙周家之於朋友也以早田借欵爲一起以籍沒早田遺貲爲一結叙庫書之於監督也以聯元謀差爲一起以德聲吞金爲一結叙監督之於庫書也以晉祥入京爲一起以德聲借欵不遂爲一結叙求官也亦以周氏隨晉祥入京爲一起而以奉命出使爲一結叙庫書也以傳成召項書差爲一起以少西承乏爲一結以海關裁撤也又爲一結叙巴結上司也以報効得京堂爲一起以京邸拜王爺爲一結叙打算兒子

也。以捐欵中舉爲一起。以馬氏擁私囊不予庸祐爲一結。叙周家第宅也。以除夕火燒爲一起。以封屋入官爲一結。叙周少西也。以同姓認同胞爲一起。以香桃奉主入獄爲一結。叙周家財帛也。以香屏夾財入宅爲一起。以姨太擁資私逃爲一結。以慝金謳舅爲一起。以逃後囘港各商業無數可算爲一結。叙周家功名也。以報捐知府爲一起。以撤革欽差爲一結。其餘十餘房侍妾無一房無來歷無歸縮自覺一絲不漏眞有密綫聯針之妙。

是書逼近石頭記。惟大觀園之奢侈在文京卿第之奢侈在俗此其不同也是書紀事非目擊卽耳聞殆不盡虛與石頭記實不相類故不能强揷詩章詞曲蓋記實也

是書上半截寫鄧娘馬娘伍氏香屏桂妹春桂皆詳而有色殆彷太史公無人不可立傳。之意自七八姨太太以下稍畧焉蓋亦不能强無事爲有事云爾

是書之警驕奢淫佚首罪馬氏次罪庸祐故於周氏兒子無甚責備而周氏三女則不能從畧蓋以定馬氏之無敎育也然紀庸祐兒子如是紀少西兒子亦如是或亦口誅筆伐祇及其身仍爲二世祖留地步不失詩人忠厚之意

是書風世之道無所不備究以警惕驕奢淫佚及炎涼世態爲關鍵

是書有應紀而不紀者當周庸祐任駐英參贊馬氏本隨任曾以水洗纏足帶晒於使署騎樓新聞社會紛嘲笑之謂那日爲中國大慶日故懸特別旂幟於署前蓋嘲纏足帶爲旂幟也是書獨不記此段得毋筆墨不欲過爲刻薄且此事爲國體所關係乎或亦

全書主腦既在馬氏故割愛此段而留馬氏於省中庶寫周府事不至寂寞且較易調動筆墨耳